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三十二回 用木刀立斬丘四 演戲術打救高生

話說韓生看見是把木刀，不由的心中恨怨小塘，說：「濟神仙這就錯了，給我這個木頭傢伙，叫我怎樣與賊動手。」正然心中作難，但只見一伙強賊走近林來。韓生連忙領眾出林，把賊人的去路擋住。丘四正往前走，忽見迎頭無數人馬，為首一員大將金甲紅袍赤馬大刀，卻也有些殺氣。丘四看罷用聲招呼說：「爾等是哪裡的人馬？主將為誰？從實說來。」韓生見問，往對面一看，只見一個強賊身高膀闊甚是兇惡。把個韓生嚇的膽戰心驚，欲進不敢要退不能，掙著膽子想了一個嚇將之法，說：「問我，聽真，吾乃玉帝殿前巡天大帥，專察人間善惡，慣拿賊寇，厲害將軍是也。」丘四聽說微微冷笑說：「穿紅的休拿這話嚇人，你是天神也罷天將也罷，快著閃開俺的去路，別叫大王爺動手。」韓生說：「好強賊，吾神此來單為高秀才夫婦二人，快快與我留下。放你過去，若要不然，叫你死無葬身之地。」史半綱在旁言道：「大王爺哪裡工夫和他說話，哄著打發他回去，上山成親要緊。」丘四聞言把馬一催，說：「好匹夫，還不閃開，看你王爺。」侃侃說著他就是一槍，韓生一見手忙腳亂，旋馬就跑，丘四緊緊相隨，跑著跑著斷了路徑，面前閃出一條深澗，把一個韓生嚇的魂不附體，正在危急之際，忽聽得半空之中一聲斷喝：「強賊休要撒野，天雷到了。」強賊聽見這一句話，嚇的驚疑不止，有心要往上看，又怕天雷打將下來，把腰一彎將腦袋伏在馬頭之上，韓生聽得空中是小塘的聲音，遂把膽子放開，舉起木頭刀來要打丘四，以解心中之恨，誰知這刀往下一落，小塘在空中往下一壓，只聽的咔嚓一聲，丘四的人頭落地。韓生一見嚇了個發怔。眾嘍卒見主將陣亡，一齊逃跑。徽、苗二人也都來到，俱是金盔金甲，跨馬提刀，擋住要路，嚇的些嘍卒叩頭乞命，把一個參謀史半綱生死的嚇死，濟小塘從半空之中落將下來，說：「眾強人，爾等莫慌。你們俱是良民，為饑寒所逼，所以如此。自今為首的已死，你們改過自新，各自去吧。」眾賊聞言滿心歡喜，叩頭散去。小塘抬頭一看，見仲舉繩捆二臂，他妻子丫鬟痛哭不止。小塘向前與高秀才解開繩鎖，問他：「還是上京去還是回家呢？」仲舉垂淚道：「先生，我的房產已皆當賣，回家何以度日，不如上京投靠岳父再作商議。」小塘聽了長歎道：「你一心上京，我也難以攔阻，待我一人送你。」說罷，遂把一枝梅叫至面前，吩咐道：「我與你寫帖一束，把高仲舉送上北京，至四月初八可將東帖拆看，照帖行事。」一枝梅聽罷穿了甲冑，把東帖揣在懷內等候。高仲舉雙膝跪倒，叩謝了小塘，又到韓慶雲馬前道：「韓兄救命之恩不知何日答報，小弟就在馬前拜謝了。」韓慶雲說：「不用拜謝了，要走快走。若遲了時候，倘再過一伙強人，連我也難保了。」高生拜罷，起身上了坐騎，小廝來與一枝梅左右扶幫，趕著騾子催動駝轎，往北京而去，不表。

再說小塘見仲舉去了，吩咐韓慶雲、徽承光帶領人馬上了高山，那守山的嘍囉一齊跪倒哀求饒命，小塘道：「爾等俱是良民，不過為饑寒所迫才歸山寨，今如將積下的餘糧等物盡皆獻出，免爾之死。」眾嘍囉答應一聲，齊去搬運財物，內有一個老者立身不動。小塘驚問其故，那老者眼含痛淚尊一聲：「眾位老爺，小人的家主叫王鼎甲，真定府秀才。那一年上京科舉中了第一，韓秀雲高中第二，因他得罪了嚴閣老，當即革去解元，就把我的家主頂了。他的高兒上科中了三甲進士，一年選了揚州府刑廳，帶領家眷上任經過此地，被強人殺死，將家口搶上山來，小人的主母恐被賊辱，投澗而死，我等在山上為奴。」小塘聽了點頭歎息叫聲：「韓賢弟，你是親耳明見的，古人云：得福者未必非福，得禍者未必非福。你若非革去解元，焉知不和王某一樣，況且他之遇禍偏叫賢弟親聞，又何必別處去司道參禪，這王刑廳就是你度脫的榜樣了。」韓生聞聽跪下道：「多虧恩師指教。」小塘用手扶起，吩咐徽承光卸去甲冑，拿了盤費把王刑廳奴僕送回家中，那老者叩頭謝恩去了，小塘命人焚了山寨，將與韓生的葫蘆要在手中，先把徽承光、一枝梅脫下的盔甲刀馬吸進葫蘆裡邊，又把葫蘆嘴兒一晃，人馬也都鑽將進去。那些嘍囉才知是神仙降世，無不敬服，於是裝載糧米財物下山，一直往濟南府西關鈞泉突而來。到濟貧廠中，將糧米財物交清，小塘每人賞銀三兩，吩咐各自散去，務要改邪歸正。眾人去後，小塘即委韓生照管濟貧的事務，不上十餘日徽承光也回來，師徒三人盡心竭力賑濟饑民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高仲舉夜宿曉行，那日進了北京，問清他岳父的住處，一枝梅引路來到涯兒街火神廟路西戶部郎中於宅門首，叫門上人報進，說是山東高姑爺和姑奶奶到了。不多一時，丫鬟出來把於月英接入內室，高仲舉隨後進去，於遐思迎下客舍，滿臉笑容，便道：「賢婿遠路風塵，多有辛苦。」高仲舉道：「岳父一向納福。」夫妻二人朝上叩拜，丫鬟服侍小姐往後轉去，高仲舉出來謝了一枝梅護送之情，送了盤費。一枝梅別了仲舉也不回山東，此時遇過恩赦，並不怕人拿他，竟往永定門家中去了，這於遐思將仲舉請至書房，茶罷，仲舉道：「小婿此來，一來探望岳父，二來順便納監，就在京中鄉試，萬望岳父大人照管。」於遐思滿心歡喜道：「賢婿主意不錯，老夫明早就去與賢婿辦理納監之事。」說罷吩咐僕人擺上酒席與姑爺洗塵接風，翁婿二人借酒淡心不提。

卻說於月英來至後宅，丫鬟在路上已告以後娶之事，月英吩咐丫鬟先去通報丁，隨後進入房中，定睛觀看，這位後娶的奶奶，年紀有四十多歲，描眉畫靨，自覺風流無比。於月英看罷，心中早不以繼母相待，也不呼長喚短，上前只拜了一拜，這位京裡奶奶心內大不自在，明知故問道：「這是誰家娘子，到我官宅有何事情？」丫鬟回明：「就是老爺的小姐，同姑爺進京來了。」那奶奶道：「原是你家老爺的小姐到了，我說這麼大模大樣的。我心裡不耐煩，請姑娘到別的房內安歇。」

月英無奈，只得隨著丫鬟到在別房坐下，丫鬟們伺候茶飯已畢，於遐思即到後邊，父女二人悲喜交集，又敘了些閒話，吩咐打掃了一座淨室，與仲舉夫妻居住。

次早於遐思早上衙門，把女婿納監之事辦理妥當，至晚回家。原來那繼娶的奶奶褚氏，因於小姐沒給他行個大禮，記恨在心，時時不悅，於遐思總不理會，過了幾日，恰遇於遐思壽辰，眾同年親友送禮拜壽忙亂了多時，到後面歇息，只褚氏頭也不梳臉也不洗，於遐思有心說她幾句，恐慣成了的性兒撒起潑來，一則恐被女婿女兒聽見吵嚷不成體面，二則怕外人知道傳至科道耳中參他家教不嚴，由此心雖不樂卻含笑叫聲：「奶奶，今日是我的賤辰，你該早些梳洗出去料理酒席，好和女婿女兒一同吃杯壽酒，合家歡樂一番。」只這女婿女兒四字，褚氏聽了冷笑道：「做官的，你也有女兒女婿嗎？我卻不知道呢。既是你的女兒，我即在你腳頭上睡一宿也是他的繼母，為何一進門來就把我放不到眼裡。」說罷大哭大吵起來。於遐思怕人恥笑，無奈躲至書房，只是發怔。不料高仲舉夫妻二人打點了壽禮正來拜壽，行至褚氏臥房門口，早把吵嚷的話聽在心裡，一齊轉身回房，夫妻商議買房搬出，免得於遐思生氣。仲舉即帶上銀包暗走出來，至草帽衛衙賃了一處宅房，回來與妻子說知，才一同到書房與於老爺拜壽，又送上壽禮。於遐思命人收了，吩咐後堂看灑，仲舉連忙攔阻道：「既有壽酒，就在書房奉敬老父三杯。」於遐思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即在此看酒。」家童不敢怠慢，忙將酒筵擺上，仲舉同妻於氏親自把盞，連敬了於遐思三杯，就要告辭到後邊去。於遐思道：「今日老父賤辰，預備下一杯水酒，原為合家歡樂敘敘家常，怎麼連坐也不坐就要後去？」仲舉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外邊已賃了房子，今日就要搬移，到後邊打點打點。」於遐思聽了低頭暗想，早知是為潑婦吵嚷之故，心下為難多時，不由的含淚向月英道：「我兒，那不良之人早晨與我吵嚷，只以為你夫妻不曾聽見，誰知皆已盡知。非是為父的軟弱不能休她出去。但恐遇著懂事的說是賤人不良，若遇不知道的只說你夫妻無容人之量，唆調父親休了繼母，這個名傳將出去惹人恥笑。老父所以為難。賢婿既然尋下房了，且在外邊暫住幾日，老父自然還有主意。但今乃正月二十三日，是個月忌日子，且在家住這一日，明早再搬不遲。」於月英接口道：「吉人自有天相，怕什麼月忌日忌，早搬一日父親免一日氣生。」